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二十九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

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别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戸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在州著稱

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八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

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

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凡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

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名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

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

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

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

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

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

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内應皓敗辭
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
往晉熙京師虚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有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
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
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内應直取王
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
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

後事不果與弟祈陽侯通理竝遇害乂理字季英會理
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
散涕泣相送乂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
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為之停
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為之流
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
邑五百戶乂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
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

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
内寇乂理聚賔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
恒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
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
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爲請
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旣如此豈可
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免勿顧以爲念
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

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恠其故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閒刼㑹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戸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

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甞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髙祖前續冠於諸人髙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蓄養驍雄金帛内盈倉廩外實四年

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頴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戸出爲

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
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
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
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
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
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
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
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項之復封爵

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
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
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
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
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髙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
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
采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
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

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安南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

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内外斷絶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内遂至交

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究聞問
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悍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
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覿訪咸云譽應接
多替兵糧閉壅弟敎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
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
墻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旣有書問雲雨
傳流嘷嗜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阽創巨痛
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讐未雪余爾

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
其餘小忿或宜寛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究未逞正
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
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
吞冰療寒若以譬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效尤攸非獨
罪幸寛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
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

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强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當陽有事亢掣殊廢備境第聞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虚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廹

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溥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畧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

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
違物望致招羣譏其閑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
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
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
九江安北凡遂泝流更上全由飢饋懸斷卒食半菽阻
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
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

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兹途解汨川之圍
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
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
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
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
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

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

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戸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

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戸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

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戸確知此盟多貳
城必淪没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
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
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
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
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賫
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
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

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髙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竝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梁書卷二十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高祖三王傳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淑南史作昭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八南史作七

臣人龍按高祖紀係天監七年九月事南史是也

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南史無嘉字

與弟祈陽侯通理並遇害又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

○監本鈌通字閣本訛又為通臣人龍按南史通理

字仲宣今各補正之

封建安縣侯○建安南史作安樂

邵陵携王綸傳權攝南兖州○南兖南史作南徐考本紀不載兼攝事

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確南史作䃟

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律南史作偉

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者南史作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三十至三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周雲翩

梁書卷三十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

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爲之枯有白兎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

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禀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慱慱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

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朊置之膠庠以弘奬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棫樸越於姬氏茍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

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冐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罸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旣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

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項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

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𪮭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旣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刋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

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

萬布五十匹卽日舉哀謚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

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旣長好學以精力
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内弟率尤推重焉起家
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覧
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
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
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
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

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
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
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
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
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
服膺道素雅量邈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
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
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實矣伏惟陛

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
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
表韓纘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徳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
慙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
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
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
衰久在省闥内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

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難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

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

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
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
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
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
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郯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
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
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
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

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
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
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
歷代史及百家雜説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
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
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
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
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

卿爲我臥治此郡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静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賔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賔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

宗未審婣令所以停坐三朝覯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
內賔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
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畧
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
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
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
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
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

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
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
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
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
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
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
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

不足平矣僧辯旣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

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

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乃

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

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

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

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蒱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

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

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黄鵠磯初泉之為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説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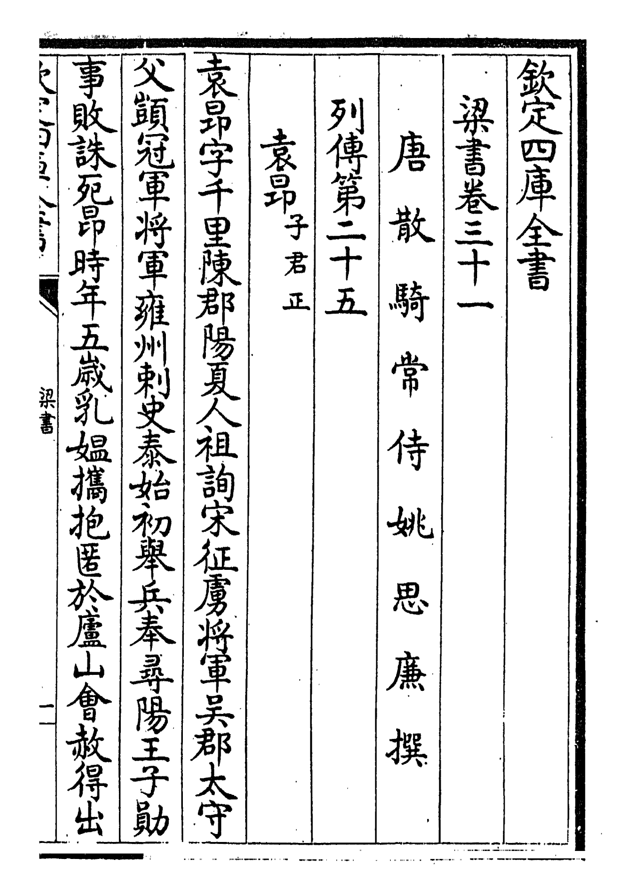
梁書卷三十

梁書卷三十考證

顧協傳協除所部安都令○安都南史作新安

鮑泉傳父機○機南史作幾

梁書卷三十考證



梁書卷三十一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

猶從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秘書丞黄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

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出為安南鄱陽王長史

尋陽公相還為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

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

期服人有恠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

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

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

冲人未達朱紱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

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

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
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
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恐
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
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
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
酷尋惟慟絶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
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

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
識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
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
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
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
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
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
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

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
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恚雅懷聊申往意獨夫
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絶齊聖明啓
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
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今皇威四臨長圍
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鋭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
戰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懐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
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

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兹辰且范岫申

冑久藨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肹朱端已

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

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

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

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

退則長守禄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

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

懐故致令白昂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無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太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宏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

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徼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屆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絶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蒐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詷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

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吴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

宏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𥟖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䰟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為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為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為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為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為五兵尚書

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鼔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鼔吹竝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禄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

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昂奄至薨
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
緝追榮表德實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
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
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
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
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

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户自念罪私門階榮望絶保存性命以為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釁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脱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册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内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蒞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

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梁書卷三十一

梁書卷三十一考證

袁昂傳憐愛之至無異於已○無異於已南史作言無異色

且苊岫申胄久薦誠欵○申南本作甲訛

子君正傳賊遣于子悅攻之○于子悅南史作張君墨吴陸映公等○監本缺陸映二字今從南史增入

梁書卷三十一考證

梁書卷三十二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棊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

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内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缺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

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别築兩
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宫
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隷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
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
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
必是輕鋭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
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
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

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来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

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

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来降求立為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為假節飈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求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輛仍趣大梁

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隆西荆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

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爾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爾朱隆棄城

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幷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

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絶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外同内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為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

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揺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来廢昏立明扶危定難

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爾朱榮右僕射爾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

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為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户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

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竝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

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

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爲五年十月卒
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
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
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
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
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
畫地指麾分别异甚竒之大同四年為邵陵王常侍文
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

閭驍將兄子寳樂特為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寳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寳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為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隂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歴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

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為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
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令昕收集部曲將
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
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為信桃棒許之
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
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
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
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為書期以必死遂為

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趫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

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别將曹龍牙數萬衆来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懐縣男邑五百户又破天�蠻帥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為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

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户進爵為侯破通
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
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户俄改授持
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
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懐瑤請救欽率所
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
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
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户仍令

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竝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户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盖頗牧衛霍

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梁書卷三十二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陳慶之傳屯據陟缺○南史刪此句故缺字不可考

破魏頳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各本或作元云寶或注一作是元寶今從北史魏書及姓氏譜訂正

蘭欽傳前刺史安南侯寀○安南一本作南安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梁書卷三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

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名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名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為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元出為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遥

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

蘭如並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懐交相欣勖下帷無倦升髙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為南海太守郡常有髙凉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為蜀部長史終身無

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竝無所取視事朞月有
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旣至拜中書
郎領著作復直文徳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
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
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
廹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
為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真是時髙祖製春景明
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髙祖以僧孺

詩為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叅大選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内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慚袨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

詞假以寛和之色恩禮逺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説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蔚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横潭亂海就魚鼈而為羣披榛捫樹從虺蚰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蹰下席淚若綆縻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烱猶為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烱

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為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懐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閒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鄉季滛滛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為甚且使目明能袪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

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
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
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
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
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為尺
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
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
壁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

擁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遘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衘圖謳謌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消預

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則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来恩均
舊隷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顔色再覩而接話言非
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筍
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
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専千里據操攝之雄官參人
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
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髙塗遥力蹟傾覆必然顛
匐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危

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隷懔懔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兹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兹恚詬憐其觳觫加肉朽胔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

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盖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耻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狥物外無奔走之友内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盖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廹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揺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黄紫而俱

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賔遊方與飛走為隣永用蓬蒿自
沒慊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壥之田而有數
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為傭保糊口寄身溘死
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
履足差肩擒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吴馮之遇
夏馥范彧之値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
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

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為安西安成王叅軍累
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叅軍入直
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
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
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
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
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
集內為五卷及東宮新記竝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禄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遥光為揚州名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為西中郎南康王功曹

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為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竝置友學以率為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懐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

今為戚率奏詩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
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為之者今以
相處足為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
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騂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
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
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
珍輅服鳥號之駿駒駼豢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絶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賛見河龍之瑞唐矚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徳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竝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絶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

玆而朱翼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絶類嗣西宛之鴻胄禀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蔡夏知蹈躡於今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廐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瘦豈徒服皁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别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騏而竝末駟貶代盤而陋小

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莫可
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巒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
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
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
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雋列樹茂於皇枝
紛高冠以連袵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
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裹聽鼙鐏之畢舉

聆韶夏之咸播又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懐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湑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既就塲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鷰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歕紅沾

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為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駏驉總三才而驅鶩按五御而超攄翳㑩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
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兹而展采將同
畀於庖煇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
興嗣同奉詔為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
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
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
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名出除中權

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為雲麾中記室王還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為荆州復以率為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還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

牒中高祖不悦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宫管記遷黄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懐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寛恕於家務尤忘懐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

也卒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

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竝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竝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為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

宜稍習頃之即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
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為詩七首高
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
徐南徐三州事出為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
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為太子洗馬掌東宮管
記出為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
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秘書
丞出為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為安西記室累

遷安西驃騎諮議叅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
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
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
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
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
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
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
及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

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為荆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

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懐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肩役小生之詆忍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閒譬夫夢想温玉飢渇明珠雖愧下隨猶為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盡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懐數路計行遲還芳札孝綽荅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攜高麗近雖預覩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

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宫舊俗朝衣多
故季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感懐之道無而有之
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
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
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
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
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諸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疎悻與物多忤無遂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

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究炙髮見眀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踈遠畎壠絶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為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汚糞徒成延奬捕影繫風終無効荅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孫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

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為阿宰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揺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彈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為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曽

未幾何遂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虚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纆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須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絶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寛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况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

永蔵輪軌相彼工言構玆媒諓且款冬而生巳凋柯葉
空延德滓無謝陽春後為太子僕毋憂去職服闋除安
西湘東王諮議叅軍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
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秘
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
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
卿沈僧杲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
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於

物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

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絶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

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

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

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為晉安

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旣

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有信少好學有文才尤

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歴官著作佐郎太

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
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
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
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
炬是泰養即筠竝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
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来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

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

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賛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絶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筌蹄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

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閑日清覯乃申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竝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来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竝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為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

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為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為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秘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為

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為光禄大夫俄遷雲
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
明年太宗即位為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為賊所焚乃寓
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
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
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

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
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
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
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
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
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蹟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梁書卷三十三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張率傳率奏詩往返數首○奏詩南本作奉詔

劉孝綽傳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顧炎武日知録察作監者梁宣帝諱詧故改之蓋襄陽以来國史之原文也

王筠傳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本書史臣論或稱史臣或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此則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前後卷總不畫一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三十四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　弟纘　綰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宏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

勝負憂喜形於顔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名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决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

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閴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叅軍寧遠長史出為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為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為太子中庶

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鬬左
降黄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為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
望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
貞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
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
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郄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
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

朝遊夕宴何嘗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
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頴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増哽擘筆無次緬性
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為後漢
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子傅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
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名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来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内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

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為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為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為吳

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
為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
為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
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
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
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還為
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

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世言以指敬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為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蝸之遊禽而

盈虛倚伏俛仰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隂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欒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肴儲皇之上叡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憇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兹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褊能實有志於棲息甦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
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荅顧靈瑣而
依遅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
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
奏舉方驅傳於衡郢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
摇摇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横濟孛牛傍瞻雉庫
前覩隐脤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启戎覆中州之鼎祚鞠
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黄旗紫蓋運在震方金

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覩其内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徳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兹四代多歴年所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内不被髪而左衽緊明徳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埏藴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懐若人之遠理豈喜慍其能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

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
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蝎而逞刑又施獸而為讟候髙
燧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噱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
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籙受圖聰
明神武乘疊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
積决應若飈舉於是殪桑林之封狶繳青丘之大風戢
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
傾宫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玆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究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矣沂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摽素巘乎青壁葺頹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衡巖而駭浪鏟千尋之峭岸澨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崕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險上岑崟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

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沉潛鎖於洪源鑒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曬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闇干於天禄造扃鍵之候

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掐賓闗捐繻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謡於往昔聞乳虎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彤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遥瞻鷁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淼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
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
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
事以懐人非末學其能覿嘉梅根之孝女尚秉肥於滕
姬嗟吴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沉瓜而顯義指滄
波而為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禮感而情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沉吟以遐想愢邯鄲之妙詞望南
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晋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

庇携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缾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践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為令德没為明神或捐家事主携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竝異世而為鄰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岍矐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曀曀其垂陰雨霏霏而来集愍征夫之勞瘁每寋帷而佇立由江沲之派别望彭匯之通津

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飜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溢赤岍控汐引潮望歸雲之翁翁揚清風之飄飄畀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䰟而悽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眄匡巘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仭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

已處君臣而竝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覻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遘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既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感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懐珠而免讐歸投金以荅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沉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来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

窺允分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强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戚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髙義乃徴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覲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臣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二王其竝裕臨赤崖而慷慨擁雄圖於魏武乗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㫾元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横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炎精望巴丘以邅回導洞庭而敞怳沉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君褊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

澧汲引瀟湘淲淲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閒河洲而斷絶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税遺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懐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藴芳華以襞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别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驊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

已修行潦之薄薦敢憑愬誠於汜泄謁黄陵而展敬奠瑤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懐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歌以會儛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𠑽遂刋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隐恤甿庶奉宣皇恩寛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廵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来遊闕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沉川其風謡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亥時之絶述谷思恭之淼灑實川嶽之精靈常閒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静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髣髴其遥見亦往往而有焉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黟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乗駟廵高山之累伋衰吴文之為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末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

尚開流而洌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修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酹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囂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萬寶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竝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蘉實膺揚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導聖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闢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髙衢而頓轡憂取累於長纆

聞困石之非據承炯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纉至州停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傜蠻者依山險為居歴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纉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為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纉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

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荆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續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荆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既至仍遣續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詧因不受代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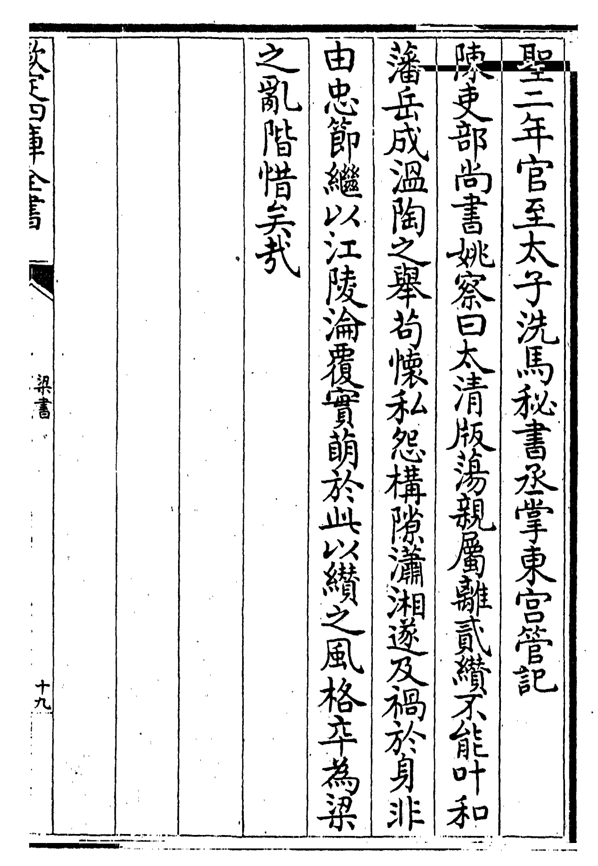
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詧仍遣岍帥軍追纘纘衆望岍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即執纘幷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囚縶尋又逼纘剃髮為道人其年詧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屍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謚簡憲公纉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
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其序曰簡憲之為人也不事
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
德何日忘之纉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
子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
黄門侍郎
綰字孝卿纉第四弟也初為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
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累遷中

書郎國子博士出為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竝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

榮之歲餘出為豫章内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宫挾祆道遂聚黨攻郡内史蕭侻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

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宫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為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内史承聖二年徵為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



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梁書卷三十四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張緬傳與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南史作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内令名也

綰傳南中久不習兵革○監本缺兵字今從各本增入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